

## 梁祝与芳邻

○何嘉慧子

那年,我还是个初一学生。父母把我的书桌搬到了阳台上。起初我很不满意,坐的位置很不正东,每天清早,阳台就热得像蒸笼,傍晚变成了西晒。到了冬天,阳台上的每一块瓷砖都像冰块。最煞风景的,莫过于从五楼望下去就是对面超市的垃圾场……我讨厌这个阳台上的书房,由此总是在那里应付式地写完作业后赶紧离去。

下半学期,四月的槐花香里,我木然地坐在灯下,看着窗外那些米色飞蛾追寻它们的恋人,并且在我的台灯下跳起华尔兹,皱眉中我伸手把它们挥走。春天的风浑浊厚重,像是低垂的云一样掠过我的书页,纸张哗哗翻动,上面的字像是虫豸一样盲目扭动。夜晚八点,打开窗户,面前是一户人家,空调外机吹出热风,一盆茉莉放在外机上,黑暗中仿佛看得到含苞待放的白花。

那时候圣隆路的铁路还不是废线,春夜里总是响起绿皮火车那对月长啸的声音。皓月当空,忽然听得有人在苦楝花绽放的夜里,拉响了小提琴,是《梁祝》协奏曲。悠长,深沉,触动人心。

此后,我发现,几乎每晚九点,这位芳邻必定准时拉响小提琴,不练别的,每一次都是“梁祝”。由此,每天写完作业,我开始舍不得离开座位,就等着梁山伯和祝英台化为白色的蝴蝶翩飞在天空……随着时间的推移,苦楝花凋谢变为满街棕色的飞屑,季节轮转,2016年的迎春花开放时,那小提琴声却突然杳无踪迹了。

我那悬着的心,有了小牵挂。因为就在小提琴“伴奏”我的学习的这些夜晚,我本已好奇,长久中还结出了一个念想:这位拉小提琴的芳邻是谁?若是那男士,该是穿着燕尾服,头发用发油抹过,全部梳到后面去的古典绅士;若是那女士,则穿着月光般洁白的长裙,绸缎般的长发上点缀着苦楝细碎的花簇和珍珠。暮春之月的光芒如同瀑布,裹挟着音符倾然而出——多么美好的画面,我曾作歪诗一句:“孤独的小提琴家/春月之瀑/在你身后轰然作响”。

但现在,这位芳邻出了什么事情?是事业繁忙,还是身体不适,使其放弃了这每晚例行的艺术?此后,那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还是习惯性地每晚九点打开阳台的窗户,侧耳倾听,期待那代表着梁山伯和祝英台爱情的小提琴协奏曲施施然响起,但是每一次我都失落地看着桌上时钟已走到十

点,不情不愿地去洗漱睡觉。直到2018年石榴花开的季节,那小提琴声在某个早晨突然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回换成了首阶练习,大有要从头再来的意味。正要出门上学的我,呆住了,仔细辨认那久违的琴声,那琴声在清晨七点的朝霞中爬过三个八度,我十分高兴——那位芳邻又回来了!我带着不易察觉的微笑去学校,院子里有人大清早就在厨房洗涤碗筷,瓷器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面向朝阳,感觉脚步都轻盈了许多。街对面有高铁开过,纯白的车身像箭一样射入金红的朝霞;早餐铺的阿姨笑容可掬,万事万物如此可爱……

原来人和人之间的羁绊是这么简单!就算是素未谋面,不知其姓名,亦不知其年龄性别,也是可以让我时时留心,处处挂念的!世界上真是没有绝对的孤立,我想起约翰·多恩的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这是一种纯真的关系,就算不知对方真貌,仅仅因为音乐的连接,哪怕只是我单方面认识这个人,此人并不知有我这个听众,这琴声和他(她)本人仍旧是陪伴我三四年的精神支柱。从那天之后,每天晚上琴声依旧,早上加入了首阶练习,每天当我在上学前提前半个小时在书桌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听到琴声,我都会会心一笑……

曾经,我也有想过在物业群里问每天拉琴的是何许人也,甚至在其正在演奏的时候拉开窗子直接出击,大喊一句“是谁?!”但是前者太过大张旗鼓,后者更加粗鲁,简直就是扯碎包裹糖果的梦幻玻璃纸并且弃之于废纸篓一样。都说距离产生美,确实,我更愿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像梦一样美好的秘密,长久地留存在心中。

时光如白驹过隙,这位芳邻的琴声陪伴着我度过了高中三年最难熬的岁月——备战高考。我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这就意味着我将离开小巷,离开桂城,只身来到湖城求学了。母亲后来把阳台变成了我的衣帽间,我开始舍不得那个朝向古怪、冬冷夏热的阳台,舍不得对面那家人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放的屋顶,更加舍不得那月光、那苦楝树……尤其是舍不得那小提琴声,还有那素未谋面的芳邻!

或许,在我敲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曾经令我魂牵梦萦的小提琴声,还在故乡的小巷里回荡,梁祝变成蝴蝶仍在翩翩起舞,掠过如同湖面一样安静冰凉的夜晚,留下点点黢纹荡漾……

在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中,一只燕子爱上了一根美丽的芦苇,她的纤薄高雅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春天到夏日,燕子一直在向芦苇表达爱意,他用翅膀轻轻点水,在水面荡漾出一圈圈涟漪。秋天来了,燕子迟迟没有动身离开。

芦苇的诗意烂漫,我们早在上古就已留意醉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是芦苇的另一个名字,雾朦胧,水朦胧,伊人婉约。芦苇是一种水生植物,多长于河滩岸边,在江南水乡随处可见。湘溪港自小镇贯穿而过,途径上柏至下柏,最终汇入运河的分支东苕溪,奔流向远方。湘溪港的两岸边长满了丛丛芦苇,春夏青葱,秋冬如雪,年年复年年。过去,这条人工河要比现在宽阔得多,总有船只往来,在芦苇的掩映中颇有江南的意境。惊起飞鸟入芦苇,野舟横渡,青天色烟



# 苕溪

国泰民安  
家乡美

(国画)  
吴迈前

## 四牙阿婆

○杨芸芸

下午四点四十分,上海宜山路地铁转乘通道里,我正疾步走着,担心赶不上五点的火车。一位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的阿婆忽然映入眼帘。随后,一个轻弱又有些急切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小姑娘,能不能帮我看怎么发信息?依在赶路可能会耽误你一点时间。”环顾四周,确认是和我在说。我停下了脚步。

阿婆拿着手机问我“回家吃饭”怎么发。我一看还是部智能手机,屏幕是微信对话框,应该是和她子女或者孙子女在聊。阿婆说她手机手写功能打不出字来,能不能教一下她。我换了下手机屏幕,估摸着她是没有切换成中文手写模式,于是帮她切换了:“阿婆,你可以写了。”阿婆在写字板外写“回家吃饭”四个字,我示意她在写字区域写,她照做,终于成功写下“回家吃饭”,并按下了发送。

她抬起头对我表示感谢,紧锁的眉头化开了笑脸。此刻我才看清她

雨,几笔勾勒就是水墨写意。现在,河上已无船只络绎,河岸平添垂钓野趣。这令我想起诗词中描写芦苇的画面。

宋人彭汝砺在《行舟芦苇中》写,“芦苇萧萧吹晚风,画船长在雨中声。浮生厌足江湖味,好在溪边旧钓筒。”芦苇的一生注定是与江河湖畔为伴的,也许得自水流自由的气质,她们显得肆意洒脱,一如“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泊舟江湖的渔人最得芦苇的逍遥,《江村即事》一诗里,“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每次途经湘溪港,总会想到奶奶,她从这条河流经过的小镇嫁到了山里人家,她也有着芦苇一样的柔韧。在她回忆的老底子里,那个年代的姑娘娴熟家务,她也曾去摘芦苇叶用来包粽子,煮好的粽子还有青叶的

清香。长于水边、沼泽的芦苇,美而不娇,质朴实用,芦根可入药,纤维可造纸,嫩芽可作时蔬,芦杆可当柴火,芦苇本身可以水体净化。作家孙犁在《采蒲台的苇》写到:“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芦苇和荻、芦竹、蒲苇、五节芒同属于禾木目中禾本科,一到秋冬季节,都会绽放蓬松的花絮。说到蒲苇,以《孔雀东南飞》的诗句盛名,“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蒲苇柔软却坚韧,一如女性的品质,看似柔弱,实则刚强。在那个艰苦年代里,日子本来就愁苦,雪上加霜的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爷爷欠下一身债务远去他乡,只留奶奶一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面对生活的风雨雨雨。每年春天,小镇河岸边的芦苇依旧青青,奶奶却已经耄耋,每一道皱纹,每一缕白发,都是风霜留下的痕迹。

□小小说

## 风的落笔之处

○凌李健

列车到站,人群一涌而下,匆匆忙忙,步履不停。宋妹被挤到了大道中央,看着人群熙熙攘攘,马路上堵满了车,空气中夹杂着汽油味,她愣了神,每天因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她似乎忽视了这座城的“病态”。

手机震动,屏幕上出现“母亲”。宋妹接起电话:“喂,妈妈。”“妹妹啊,今天回家吃饭吧?”电话里传来温柔的声音,那声音染上了岁月的色彩。

一通电话,寥寥几句。宋妹搭了辆计程车回家。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了,她瞥一眼小区门口的一排单车,急匆匆跑回家里,一进门便闻到熟悉的菜香,脸上终于多了点笑容。

天色渐晚,大雨淅淅沥沥,似乎要冲刷干净这世界本不该有的污秽,宋妹被雨声扰得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不知在想些什么。清晨,雨停了,丝丝暖光照亮窗帘的纹路,清晰可见美妙的花纹,窗外迎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声。宋妹已经醒了,她拉开窗帘,这明媚的阳光,照得宋妹心情甚好,走出房门,看见父亲在看报纸,母亲在浇着花,画面无比和谐。

“妹妹啊,我们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吧,今天天气好,大竹海一定很美。”母亲见宋妹醒了便说道。

母亲的提议得到了一致回应。

□小小说

## 转机

○徐而侃

庚子的这个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行业一时按下暂停键。谢律师整天宅在家里,从手机上或从电视上看着各类抗疫新闻报道。

今天已是正月初十了。谢律师正纠结着疫情是否把诉讼业务也冲击的一塌糊涂的时候,手机铃声却意外地响起来了。

“喂,谢律师吗?我是盛虹集团的施恩啊。”

“噢,是施总,新年好!有事吗?”谢律师一听电话,原来是自己的顾问单位。

“客套话免了,我有一事要马上做出决定,需要你尽快为我这个决策提供法律意见书,我今天就要看到。”

电话交流中,让谢律师诧异的是,盛虹集团决定出资给舒乐防护科技公司恢复生产。而这家舒乐公司是一家医护用品企业,因投入过大,银行借款周转出现了停顿,资金链一下就断裂了。其中,作为担保单位的盛虹集团先行为其偿还了银行贷款1000万元。于是也就产生了一起由原告盛虹集团起诉被告舒乐公司的追偿代偿纠纷案。但判决生效后被告不仅还是无力偿还,在盛虹集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前,舒乐公司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完全拍不起来了——停产了。

在谢律师的脑海中,目前的舒乐公司像极了是一具死尸,只是一个躯壳罢了。年前,谢律师已收到区法院破产庭发来的关于开始破产清算的通知函。这样的一个企业,难道盛虹集团还要注入资金?还要救?

“危机危机,就是危险当中有机遇嘛!”施恩的魄力和自信,让还在发愣中的谢律师的思绪及时来了个急刹车。

“我想过了:让舒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等于将我们集团公司的1000万元变成了100万元,可能还不一定拿到现钞;根据目前疫情的紧急状况,我集团公司只要准备好采购KN95和一次性无纺布口罩原料的资金,就可以让债务人的产能效用充分利用,让闲置的设备、资质等重新动起来,只要动起来,舒乐公司完全有可能会

从“菱菱满地芦芽短”到“芦花深处泊孤舟”,从春天到秋日,芦苇各有其美。不过,芦花飞雪,胜在秋冬,韩愈在《送湖南李正字归》描绘了湘江秋色的悠远苍凉,“长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随鸿雁少,江共蒹葭远。”橘子洲头,千里清秋,蒹葭渺远。如果在秋天来下渚湖湿地,一定会邂逅此番风光,这里港汊支流密布,芦苇丛生,一大片一大片白色的花穗,温柔恬淡,在橘色的晚霞里,自成一色“朱鹮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丹桂、秋菊、红枫、银杏都增添了秋日旖旎,而芦苇则是厚重季节里的轻盈,她们如霞飘飞,如雪清扬,如云散落,变成一朵朵白色的花,盛开成唯美的诗句。在冬雪降临以前,芦花首先令我们产生了对雪的遐想和怀念,她们是雪寄给大地的信笺,深情而浪漫。

五十分钟的路程过后,一家人便身处那片竹海之中。簌簌风声吹过青竹枝,翠枝轻晃,光影交错,沙沙作响。清淡好闻的竹叶香隐匿在呼吸间,温和至极。

村庄里的婆婆邀请一家人去喝茶,茶叶也带着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热茶润喉,宋妹见父母与婆婆聊得甚欢,便只身一人重返竹林,映入眼帘的色彩一应全青。身处竹林间,宋妹轻闭双眼静静聆听风的呢喃,竹叶的喧响,石缝中淙淙流淌的泉水都变成了能够听懂的语言。宋妹心神随之沉静下来,心下暗想,或许人们真的应该为保护环境做一点什么。

“妹妹……”恍了神的她,被母亲的声音拉回了思绪。原来,太阳已经快要坠入群山的怀抱,袅袅炊烟在村庄升起。一家人与婆婆道别,婆婆拉着宋妹的手,无言,只是紧握了她的手……

宋妹跟着父母回家,在小区门口,她再次看见那一排排绿色的单车,摆放整齐。正有几位学生扫车上的二维码,交谈着低碳出行话题。

“那些车已经摆放许久了,每天都有人来骑,那绿色确实让人舒畅”,母亲说道。

宋妹认同了母亲的话,看着那些绿色单车,不禁有一丝动容,奇怪自己咋日怎么没有这样的感觉。她的目光越过那些单车,看到旁边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一行字:“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

起死回生,集团公司的1000万元也将成为能偿还的现实……

“我就问你:让一个破产清算中的企业恢复生产,有没有法律依据?”施恩犹如一个不打火把握之仗的将军,在发出命令之前既坚决又谨慎。

对呀!依照《企业破产法》第26条、第69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依法做出许可破产企业恢复生产经营的决定。

“完全可以!施总,您放心吧!有法律条文能支撑您的决策。我会马上根据您的思路写出法律意见书,通过电子邮件发您。”

施恩搁下了谢律师的电话后,马上与舒乐公司总经理陆舒通上了电话:“陆舒吗?请你赶快组织员工恢复生产……”

陆舒这边早已是习惯了接催债讨债的电话了,他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者反正不拒。但此刻这个电话却让他犹如一下子坠入了云雾当中。

“什么什么?请你再说一遍,说慢点。”

“我知道我的生产能力,一条生产线每天就可生产KN95口罩2万个,一次性无纺布口罩10万个,现在你共有的三条生产线,每天即可产出20万个,这对目前全国上下防疫控疫急需口罩是一个重大贡献啊!”

“……”

“陆舒,你还有什么困难?请提出来,我来想办法帮助你协调!”

当陆舒终于听明白了施恩所表达的真诚意思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枯木逢春的心情油然而起:“请施总放心,从明天起就可以召集员工陆续恢复生产。我不怕困难,就怕银行借款给我挖坑啊。”

“资金问题不用你考虑了,我会落实到位的。”

“好!只要让我恢复生产,先欠你公司的债务,加上这次复工你公司所垫付的钱,我一定会还上的!”

“在疫情面前,你先不要纠结什么债务纠纷,抓紧交货!”

“好!”

## 沽酒三田漾

○杨静龙

沿河一长溜村舍,约略五十栋,大多是两层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

村妇们三三两两,在河埠头洗衣服。几只鸭子浮在河面上,看见远处漂来的一蓬水草,嘎嘎欢叫起来。河水不清不浊,冬日暖阳下微波粼粼。

在小河与屋子中间,是连成一片的水泥地,宽七八米,从村东连到村西,说是村道,是晒谷场,也是各家门前院子。

朋友潘君抱着一坛土烧酒,吭吭哧哧从农户家里出来,我连忙上前,帮着一起抬,同行的谢君、黄君见状过来搭手,几个人七手八脚抬上车去。一大坛的酒,坛口用水泥封着,土坛子滑不溜秋,我一个人应该是搬不动的,谢黄两位小说虽然写得好,力气和我也差不多,潘君长我们几岁,力气却大我们几分,勉强能一个人扛着走几步。

潘君是一位热心肠报人,听说我要买土烧酒,就带我们几人来到他老家三田漾。那是一个水乡小村,在湖城东北三十里外,稻田,河

港,炊烟,清清的村庄略显落寞,远处的工业园区欣欣向荣,构成一幅现代江南农村的奇特景象。

放好了酒,撒一圈香烟,点上,和村民们聊起来。

一个有酒的村庄,自然是有话题的。

潘君的姐夫站在一群人当中,我说:“去年买酒,你请我们吃饭,喝的是你家酿的土酒,存放了三年,口味可不比五粮液差。”

潘君的姐夫笑笑,未等他回答,潘君先说了:“那当然,我们这是正宗的三粮液呢。”

潘君在老家上小学中学,下田插秧割稻,农活样样拿得起,又因插秧一手好文章,得到大队公社两级领导赏识,干过类似于文书的工作,后来考上师范学校离开。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总是让人回忆感慨。潘君对他的家乡怀有深情,每每提起三田漾,总是加一个前缀词:我们。

“我们三田漾的三粮液,真不比五粮液差呢……”潘君的口气中满是自豪。

原料是高粱、小麦和稻谷,所以叫三粮液。”

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一幅画面在笑声中浮现在我眼前。晒谷场上,高高竖着几台洋铁皮做的酿酒炉子,村民们坐在炉前矮脚凳子上,往炉膛里添着柴火。炉子上端是发了酵的高粱、小麦和稻谷,热气腾腾,发酵的粮食煮熟后的甜香味扑面而来。一根细细的软管子从炉底一端伸出,下方是一只收口很小的大肚子酒坛。一汪清流从管子里淌出,淅淅沥沥,落入坛里,纯粮酒特有的迷人芳香随之四处飘散。秋风习习,酒香阵阵……

那是去年秋天我来三田漾买酒时看到的一幕,今年却没有看到村民们在自家门口土法酿酒的场景,也许是过了时节,也许是因为疫情,我没有问。

“你们也种高粱吗?”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江南农村多种水稻,小麦也偶有种植,但种高粱的并不多见。村民们却给了我肯定的回答,说,我们也种高粱,种高粱